

北京圖書出版社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方志叢刊



方寶川

陳旭東◎主編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方志叢刊

方寶川

陳旭東◎主編

9

北京圖書出版社

上縣志卷之六

人物

之生也應乎地有巍嶽則峙秀者多有停淵則涵清者
衆至若平原豐壤必顯之爲碩德通人斯月大較然矣然
古來生才之地多盛於一時不百年而寂若無聞焉抑又
何也蓋才乘乎時而成於教非然則功非交濟道不獨
固有瑰奇蹠趾詭於所趨否則湮鬱而不彰已耳連有
宋以來亦嘗際熙朝值景運方其右文崇道海宇風行蒸
然而起一振於常觀察之幼 子奮於朱紫陽之過化老

師宿儒間能尋繹舊聞牖迪後秀紋誦得以家相習也夫周業西興而用國宜免之夫皆有足用黨有庠家有塾卽中田髦士莫不可蒸故代必有時時必有教則才之在連寧非有古今而無升降哉所以通長玄潤從容於事會之間修直清詳偃息於恬淡之域公卿斯稱偉器布素亦著姱修前徽未沫來軫方道溯建治迄今猶多可述志人物

先憲

宋

李亞荀字宗卿端拱及第累官度支員外郎夔州路轉運

使居官嚴整所至凜有風采

李餘慶字昌宗亞荀從子皇祐己丑舉諸科爲國子監博士起家應天府法曹叅軍知湖州歸安縣判秀州境內多鹽盜作華亭二監俾業鹽者歲入常緡以杜私販又爲石隄自平望至吳江以捍水患民皆利之後遷知常州卒子

撰

李撰字子約熙寧六年進士授彭澤令時括民田轉運使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爲功撰持不可抱牘抗論且請就劾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從之適王安禮爲郡刺

史使者還金陵言撰所以欲構撰罪安禮日以縣官敢抗
部使者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吏就使者草疏薦之元

祐三年朝議遣使修小吳河撰作賦二篇

郡志云二篇

言河不

可復遷知莫保二州官至朝奉大夫大觀二年卒年六十

七贈少卿著有廣孟子說養氣論二篇毛詩訓解二十卷

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子六長彌倫

知台州次彌遜戶部侍郎彌大戶部尚書彌中上舍優等

彌正吏部郎中少彌性皆寓吳獨彌遜解官後歸隱於連

按楊龜山李撰墓志云生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茲照舊志其序次與龜山墓志不同然龜山乃其

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
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
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
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盡逐異議者樞密
院編修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前志作范如金
通志郡志俱作
如圭按范如圭
莆田人今從之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
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竄彌遜請對力言不可
屈已事仇且何以作天下忠武之氣帝下其疏廷議羣臣
率阿檜意不敢違彌遜又力爭檜邀之私第日政府方盧

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澆答日彌遜受國恩深何
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
以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再上疏言愈切檜雖不從然以彌
遜故館金使頗殺其禮再與計議不受封冊彌遜言旣不
用累乞補外九年春以徽猷閣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
年歸隱連江西山徜徉山水自號筠溪居士是歲兀术分
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
乘金兵旣敗收諸道兵復逼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
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

家居十餘年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
憂國無怨懃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復敷文閣待
制謚忠肅著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其
論和議劄子云臣昨對日面奉玉音訓諭許歸梓宮還母
后兄弟宗族事臣不勝感歡欣幸之至數日以來竊聞朝
廷計議未定兼使人之說多不可從臣以所聞反覆思之
有不可先事以致屈者願爲陛下陳之仰惟陛下聖孝之
至不顧萬乘之尊求和於外而金人止以畫地講和爲辭
初不及父母兄弟宗族也是豈可以先事而致屈耶金人

狂悖吞噬欲盜混一之名故以陛下之所欲邀陛下今信
其空言遽從其請彼旣得所欲則尙復何求而以土地宗
族歸陛下耶是又不可先事而致屈也金人敵國也卿士
大夫國人所賴以爲國者也陛下欲爲親而屈使梓官母
后還猶有口實以慰國人今事未一得而坐失四海之心
不可不慮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臣所陳三事於今日
和議利害甚明甚切倘陛下篤於親愛盡排羣議內懷欲
速之心外示自弱之狀以爲必先事致屈而後和議可成
臣恐啓敵人窺伺之意別生無厭事愈難從反害和議也

願陛下厚禮使人館之闕下先遣謝使致所以謝之之禮
因令致書道達吾國人之衆情未孚強以難從慮或生釁
自害兩國之歡情致梓宮母后兄弟宗族於近以爲可迎
然後議所以禮之則不失敵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
臣自草茅累被親擢沐天地之恩異於夷等早夜思所以
上報陛下者惟盡忠而已苟或緘默顧避而不言致陛下
墮敵人之計失國人之心以貽後患則臣之罪不容誅矣
故敢以狂愚上瀆睿聽伏望陛下少寬萬死察其拳拳之
忠而採擇焉答和議奏云淮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樞

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信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西北軍民十餘年間未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在延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各限一日進入右劄付臣准此臣於今月四日陛對嘗具奏陳金人遣使請和事當緩而圖之謀以致之必於有成至於先事致屈有大不可者伏蒙陛下聽納以爲當然茲承溫語明諭聖意至於屈已就和臣仰陛下孝慈哀痛有不得已者不知涕泗之下也陛下欲還梓宮迎母后修陵寢宗廟之奉復兄弟

宗族之懷以與軍民休息之期誠臣子之深願天下之至
望也然敵國之情未易窺測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
陛下之欲可得應之非其道則雖屈而從之求吾所欲未
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也金人之擾中國十有餘
年殘我民人毀我城邑莫知窮極而一日欲舉土地宗族
與我是大可疑也謂其衆離勢分爲款我之計則彼旣弱
矣尙何自屈之有哉謂其幣重言甘爲誘我之策則屈已
從之是墮其計也或云來使之辭以爲金主厭兵欲施大
恩以釋前日之怨狼子野心萬無是理設或有之但當復

我土地歸我宗族休兵息民不相侵伐而已豈至先之以
難從之禮責我以必從而後議哉陛下受其空言未有一
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所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
奉之是倒提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授之以柄危國之道而
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
有無厭之求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矣
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尚未已也陛下痛念梓宮
不返母后未還不顧一身之屈求和敵國彼乃先持割地
之說以邀陛下使真得之陛下能與三軍百執事守之耶

不過分兵遣將以疆理之耳是未必爲大利已能致陛下
之屈則梓宮母后兄弟宗族相繼而邀陛下何所不至必
得其欲而後已其可不預防之耶國家之禍曠古罕聞陛
下冒犯險阻取神器而有之四海之內戴聖德無有窮已
者誠以祖宗流澤入人之深天下皆知忠於君上爲不易
之大節也今陛下率在廷之臣屈首於人何以責其盡忠
哉况三軍之士四海之衆視朝廷以爲所嚮而強之以所
不欲一夫不從則有不可勝慮者矣是又大不可者也臣
所謂應之非其道則吾所欲未必可得後日之患不可不

慮者此也臣愚竊料金人之失在於疑粘罕而廢劉豫粘罕疑則國人之心離劉豫廢則中國之人不附所以恐懼自疑爲求和之計詭誕變詐欲以自蓋尙恃强大之勢以威我是不足畏也願陛下深謀遠慮緩而圖之不待屈已就和而可以得聖心之所大欲苟內懷欲速之心外示深畏之迹實啓其窺伺之意事未易可圖成也爲今計者莫若遣使境下從其割地之約俟其復我境土歸我宗族則重幣以報之必欲先屈我而後議其所以是欺我也明矣則謝其使卑詞厚禮以遣之勿絕也陛下縱未遽興天討

亦當申飭將帥厲兵秣馬固守疆場俟釁而動然後修德布政下至誠惻怛之詔動人心激士氣使人皆有報仇之志則國威日振戎事日修彼將聞風震讐求附之不暇陛下端拱南面梓宮可還母后可迎宗族境土可得而保一舉而三善成不亦可乎臣所謂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者此也陛下聖懿恭順彌念宗社若爲必先屈已而後和議可成則數年之間陛下之屈亦甚矣金人之所以報陛下者何如尙復可以有加耶懷王絕齊以和秦而商於之地終不可得太公呂后之歸則在項羽